

碑心石从俺村经过

□大麦岛社区 于瑞生

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就是出自我们青岛市大麦岛村村北浮山东南边的大金顶。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在全国十几个省遍访名山大川。经过反复分析比对,认为浮山石石英多,云母少,耐风化,石质坚硬,颜色素雅,最符合纪念碑石要求。碑身的整面长14.4米,上宽2.48米,下宽2.72米,厚度0.6

米。当年的石匠们克服各种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开凿,最终安全完整地开采出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量300吨的碑石石料。

那时在1953年,各方面条件十分有限,要把300吨重的整块石料运下山来,再运到青岛火车站,困难重重。

记得那时,我在大麦岛小学上三年级,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带我们到路边参观石料的运送。老师给我们讲了石料的用途和意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用30厘米

间方的长枕木,顺着马路排得满满的,再用大约15厘米直径的钢管横排在枕木上,排得超出石料两端。石料在一块大铁板上,在钢管上慢慢移动。前后各有一辆跑履带的大型拖拉机,用粗钢丝缆牵引,前面的拖拉机负责拉,后面的拖拉机负责后随,以防下坡时急滑。枕木和钢管一步一步往前倒,损坏的及时更换,运行很慢。据说从山上到火车站三十公里,走了整整三十四天。

经过俺村时,还遇到了一段比较窄的道路,过不去,不得不

把住房拆了。两幢房主是王玉兴和蓝文仁。他们积极配合,很顺利,过去后国家随即给重盖起来,听说还给了经济补助。

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我到北京旅游,也去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我们应该时时缅怀他们。我在现场还骄傲地对各地游客说:“纪念碑的大碑心就是出自我们村北面的浮山!”他们听后,眼神里都充满了羡慕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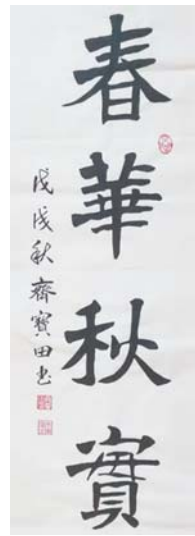
【书画作品】



书画作品
奥林社区
张冬亚



喜上眉梢
泰都社区
刘俊昌



书法作品
石岭路社区
齐宝田

户外锻炼受老年人青睐

尽管室内健身运动受到中青年的青睐,但是不少老年人仍坚持户外晨练,他们认为,冬季虽然天冷但是更加需要锻炼,这样不仅能强健身体,增加抵抗力,还能陶冶心情。在一处社区健身广场上,有许多跑步、打太极拳、健身操的市民,还有人在树林里唱歌、练嗓子。市民王女士说,很多老年人都是天天运动,虽说运动强度不大,但健身强体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早上运动一下,一天都觉得精力充沛。”正在晨练的市民张先生说。“打完太极拳,感觉浑身上下都很舒服,也能增强抵抗力。”一位正在打太极拳的市民周先生说。

据58同城、赶集网、中华英才网等平台发布招聘信息的健身会所专业教练介绍,气温逐渐降低,呼吸道舒畅了,更能促进血液循环,这时候运动自身消耗大,出汗少,运动者更能适应运动过程。 刘栋

《金家岭新闻》,邀您来投稿

□半岛记者 张海玉

《金家岭新闻》是金家岭街道与半岛都市报联合创办的一份社区报,发行量达七万余份,覆盖管区所有居民楼座及商业网点。《金家岭新闻》每期八版,旬刊,主要栏目包括“热点聚焦”“廉风在线”“社区公告”“民生账单”“最美家庭”“巾帼创客”“社区达人”“团队风采”“童眼看世界”“法律讲堂”“话养生”“名人名家看崂山”“老照片故事”等栏目,欢迎居民积极投稿及提供新闻线索。联系电话:13583260763、18766231797、17706390926,投稿邮箱:jinjialingxinwen@126.com。

【人生百味】

魂牵梦萦孤岛情(上)

□奥林社区 李文庆

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到黄河孤岛采访,短短两天,却终生难忘。

我的采访对象叫孟昭宏,是济南军区响当当的模范志愿兵。孟班长是鲁西南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削,面色黝黑,性格憨厚,脸上总挂着微笑。1984年春,为迎接军区文艺汇演,我和我的相声搭档老丁到孟班长所在的济南军区后勤部某部孤岛农场去收集创作素材。当时的黄河孤岛,天高地远,一望无际,站在原地四周看,视线所及之处,除了荒原深处隐约能见的石油采油“磕头机”,周围没有树木,没有村落,连根电线杆儿都没有,只有大片迎风摇曳的芦苇丛。蛮荒的景象像到了史前世界,是名副其实的“山东的北大荒”。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军费不足,为改善部队官兵伙食质量,军委向全军发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斤半加四两”(每天增加一斤半蔬菜,一两肉,一两鱼禽蛋,一两植物油,一两豆制品)的指示。孟班长所在的农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组建的。说是“农场”,其实就几间新盖的小屋,一间住人,一间储藏室,

还有两间放农具,周围连个围墙都没有。屋前靠墙根儿有个大铁笼子,养着十几只鸡鹅,“叽叽喳喳”算有点儿生气。第一次见面,孟班长的模样让我吃了一惊,他黝黑干瘦的样子与非洲人无异,不到三十岁却满脸“鸿沟”,性格特别“面”,说话细声细气。很难相信,就是他带领一名战士(原有两个战士,复员了一个),用了两年多时间,在黄河滩涂上开垦出近千亩地,收获了几十万斤粮食,还有其他副食类产品。

得知我们的来意,孟班长笑了笑没说什么。我们一边跟随他们劳动,一边遂行采访。“孟班长,为什么选你来这儿呢?你会种地吗?”“其实我在家是种牡丹花的。也许首长看我长得黑,应该是种地的料儿吧。”“听说这地儿经常刮风。”“不经常,这里一年只刮一次风——”“哦,这还可以……”“从春一直刮到冬!”孟班长甩了一个“包袱”。“啊?!”我和老丁被这句经典句子“镇”住了。看到我一副惊讶的样子,孟班长笑得有几分得意。

看着孟班长轻松谈话的样子,我们不禁心里有些发酸。因为当时孟班长他们每天最多开着履带式拖拉机劳作17个小时。孟班长在农场

工作近四年了,那个复员战士两年军旅生涯就是在这里开荒地,割芦苇。孟班长告诉我,刚来的时候连个窝棚也没有,只搞了一个铁皮屋。风大的时候,铁皮屋就像敲鼓一样响,现在这几间房子是后来从机关拉来砖石灰土盖的。

“这里方圆百里连电线杆都没有,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你们怎么受得了哇?”我再次发问。“还想看电视?!冬天,这周围除了风声,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时间长了你们不闷得慌吗?”“不闷。我们经常自娱自乐……”“你们都有什么娱乐形式?”听我问这事儿,没等孟班长开口,旁边那个新战士脱口而出:“班长闷得慌了就学驴叫!他叫得可像了——”“什么驴叫?!那叫‘莱芜讴’!他老说我是驴叫……”孟班长纠正着小战士的话。“莱芜讴”是山东地方戏莱芜梆子的俗称。闻听孟班长会唱莱芜梆子,我要求他唱一段听听,他有点不好意思。孟班长早我四年入伍,可论职务,他是战士,我是军区后勤政治部的文化干事。他不好拒绝,就说“我就会唱一句。”我说唱一句也行啊。于是,孟班长用手揪了揪嗓子,开始唱了。(未完待续)